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11



卡爾·傑洛拉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獲獎

亨利克·龐陀彼丹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獲獎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11

明娜 傑洛拉普著 孟祥森譯
樂土 龐陀彼丹著 邱豐松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目錄

卡爾·傑洛拉普

得獎評語	1
明娜 孟祥森譯	1
傑洛拉普及其作品	309
傑洛拉普	
與龐陀彼丹得獎經過	317
傑洛拉普作品年表	321

目錄

亨利克·龐陀彼丹

得獎評語	1
樂土 邱豐松譯	1
龐陀彼丹及其作品	223
龐陀彼丹作品年表	237

明

娜

卡爾·傑洛拉普 著

孟祥森 譯

譯者註言

一、本譯係根據英文版諾貝爾文學獎金集之英譯文，英譯者爲 C.L. Nielsen，原著係丹麥文。

二、註文除少數幾則外，爲中譯所加。

三、原文行文與對話中所加插之德文、法文、拉丁文等，除英譯本中已譯於括號中者外，一律譯於邊註。

四、地名凡有意義可查，而尚未有常見之固定譯名者，大都試採意譯。

五、God (上帝)，一律譯爲高特；Bible (聖經) 譯爲「紙草經」，特此註明。

“Heu! Quanto minus est cum reliquis versari quam tui meminisse!”

Shenstone

「噢！同他們生活，遠不及憶念你甜蜜。」

湯瑪斯·摩爾

當我在我朋友海拉德·芬格遺贈給我的心愛書籍中細讀湯瑪斯·摩爾的「愛爾蘭詩歌」時，發現這句「微妙的題詞」下面用鉛筆重重劃了黑線。因此，我認為，把他在倫敦去世前交託我的手稿，他愛情故事的回憶，標上這句題詞是適當的。他的死，我悲喜參半的說，是在他失去他所愛的明娜沒有幾年之後。她給斯提芬遜的信提到，他的胸部不強健的隱憂，實際比他自己所設想的更非沒有基礎。而他醫生所說，他心靈的傷——這是本稿所述——為他業已忍受的病痛增添了燃料，亦或可以採信。

卡爾·傑洛拉普

一九一二年八月

於德勒斯登

卷一



在工藝學院的這一學期過得十分疲倦。德勒斯登開始熱得不堪忍受，更糟的是，我住在「舊城」的一條小街上，雖然乾淨，却不很明暢。我想念丹麥的「Sund」^①。易北河的傍晚雖然美景如畫，却少予人清涼之感；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當我爲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而拖着步子爬上著名的水沼台地時，溫度計仍滯留在八十八度左右。從另一方面說，這也總算一種寬慰，卽我毫無問題的有權感到悶熱，而在陶尼阿芒咖啡屋廊外喝一杯冰淇淋，坐在柱子間，聽河對岸的「溫納花園」音樂廳傳來的斷續音樂，是一種情有可原的奢侈。

就是在這樣一個晚上，我下了一個妄膽的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暑假到鄉間去。至少對我來說，這樣的決定相當冒失，因爲我既有繁重的課業又慣於非常節儉。我想要去的是薩克森^②——瑞士，而在最後一口冰淇淋尚未融化之際，我已決定要到萊丹，在那裏租小屋而住了。萊丹是個親愛

① 德文，南方。

② Saxony，從前德國東部之一州，首府爲德勒斯登。

的、小小的幽靜處，給我留下一種稀有的、溫柔的、田園詩般的印象——儘管我像大部分旅人，僅在經過時瞥見，何況又是從稜堡下來時的黃昏。

幾天以後，一日將近中午，我在一個小火車站下車，走過幾片果園，前往津渡。在這一帶，易北河在耕地間蜿蜒，而耕地則漸漸依緩坡上升，變為起伏的鄉野；其上，覆蓋黑松林，松林之上，是高懸的岩石。「上萊丹」就在這裏，錯落着幾片豐饒的農場；玉米田和綠草地之間，則散種果樹。河對岸是連綿的山巒，只在中央有一缺口，上萊丹小村就從這缺口透露出來；這村，除了兩家小客棧之外，幾乎一無所見；新客棧光禿，舊客棧則樹木過於茂密。兩者各在奔入易北河的晶瑩小溪一邊，而易北河則急速逝去。山谷左邊，是稜堡壁立的藍灰岩石，石麓則遮滿松林與山毛榉；順勢而下者，便是閃光的沙岩採石場，乃此地最美的部份，一連串高岸的黃色石壁，有些竟直矗數百英尺。與之相對的是村子另一邊的採石場，沿山根如一堵連綿的石壁，石壁上方為滾滾林濤，漂浮於林濤之間者則是百合岩——狀如巨大的軍艦。

渡船，像泗水的狗，是斜向前進的，由側擊船身的河水做動力。船繫在一條鍊繩上，鍊繩在中游固定在浮筒上，兩端則高栓在河岸，舟子只需將小桅杆上的滑輪所繫的連接鍊拉緊一兩次，就可獲得所需的動力與方向。

雖然如此，舟子仍不斷用衣袖揩汗，而那張臉，遠比我頭一晚在動物園所見的西奧克斯印第安人更紅。但此處，在他領域的中央，你不會驚異他的膚色與汗水，因為彎曲而有石壁的河岸如一面凹鏡，展向南面，其焦點則落在萊丹前方。舟子與我共認我所選擇的不是涼爽之地。但此處

離蔭涼多樹的幽谷却不甚遙遠；何況我也不是輕易改變決心的人。或許，這一次，也有命運手指的撥弄，而這又十足證明此事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否則不致引起命運的干預。無論如何，日後我若曾追悔當時何以不允許自己被炎熱嚇退，則其原因絕非要與炎熱抗衡。而我曾追悔嗎？直至今日，已經五年了，我仍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有一位作家——如果有人問到，我甚至會說，那是一位十分著名的作家——曾說，在憂傷的時刻，沒有比快樂的往事更令人憂傷了。當然我沒有勇氣去辯駁這句話中所含藏的真理——尤其是在它傳誦得如此之多，幾要成為箴言之際；但我却要說，設若回顧之中沒有快樂，則就更為可悲了。以這樣的認識，我願盡我所能，回憶萊丹及其隨後的日子。

要找一個住處，是首臨的困難。兩家小旅舍剩下的都是最差的房間，索價又貴。我從這一家跑到另一家，多次越過小溪，爬上窄小的木板台階，從溪這邊的鞋匠家到溪那邊的麵包師家，再重回鐵匠家，又過河到食品雜貨店家；但他們的房間不是已經租出，就是兩間一組，而付兩間的房錢實超出我的負擔。最後，那遠在松林背後的鄉村學校，是我剩下的唯一希望了。

由於假期，我便大膽敲老師的私人房門。開門的是個小童。他說，不知老師在不在；他跑開，片刻又從我身邊飛過，衝上樓梯，幾乎又馬上下來，拿着一雙皮靴；又衝開，很得意的拿了一件外套。不久，那老師出來了，穿的就是這套配備，還半睡半醒，好性情的臉上帶着開朗的、半幽默的笑容。不錯，他有兩間出租，但要一起租，一個月兩個幾尼。我向他道歉，給了他無益的打擾，而他則安慰我，說我或可在鄰近新蓋的「別墅公寓」找到單間的。

那別墅，現在我已經走近，看來非常漂亮；綠窗板向屋內推開，紫藤攀牆，陽台則遮在樹葉之下。房子建在高地基上，而我已走進的花園則由一連串的梯地組成，梯地之間由開花的灌木籬礫石小徑相連。這地方的種種引人入勝雖使我這貧窮的工藝學院學生吃驚，我却仍舊決定，即使只有頂樓的最小間，我也要，而且不論價錢如何——設若這宮殿肯收納我；因為，我已打從心底厭惡再東奔西跑，沿家挨戶敲門。

然而，一羣淑女紳士出現在陽台上，而這房子越來越不像「公寓」。實則，在小徑拐彎處當一個差點跟我相撞的女僕爲我解除這迷惑時，我感覺到的竟是鬆一口氣：她用極爲優越而又嘲諷的口吻說——

「真的，我們這裏倒是不租房間的；你要的那棟可以在這小山頂上看到。」

到這時爲止，「我要的」那房子都被目前這棟別墅擋住，而當我看到它的時候，却一點也不感歡喜；它相當禿坦的立在藍天襯托之下，幾乎連灌木的掩遮都無。再者，它又那麼新，以致我覺得絕不可能就此住下。但我仍重下山谷。越過溪水，攀行了約一百五十英尺高的石階小徑，到了山脚。從近處看，這房子似乎不大適合居住：一堆堆的礫石，石板與木板到處亂放。大部份窗子仍未完成。進來之後，碰到一陣可怕的過道風，門砰的一響，地下室則傳來一個粗啞的女人聲，用低俗的德語惡聲咒罵。一個男人在打磨石階，顯屬首次。一個年輕女孩在擦走廊的地板，當我進來時轉頭向我，漂亮蒼白的臉上有一塊紅印，就像剛被狠打一掌。我問，房東或房東太太在哪裏，她迅即跑往地下室，赤裸的腳在鋪着鋸末的地板上留下印子。不久她回來，後面跟着一個

粗壯的女人，她的潤嘴顯然就是剛才那咒罵聲的出口處，她用圍巾擦着的笨拙的手掌，我猜，跟那女孩的臉有過密切的接觸。她捲起的裙邊顯出弓形腿和肥胖扁平又八着的腳丫。

「你要房間，先生？」她說。「好，你來得正是時候，如果你要的是單身房的話。去擦妳的地，小娼婦，妳！爲先生帶路不是妳的事，對不對？在二樓，請。」

我們走進一間相當寬敞的房子，光線和空氣都充足——因爲窗子還都沒有上好；連窗框都還沒有漆；牆，雖然用灰色的壁紙糊了起來，仍舊透着濕痕，而屋子雖然通風，我却覺得相當霉臭。

但在我尚未找到任何話說的時候，她已開始誇獎屋子的好處，說原先的住客何等滿意，而不顧及我們兩個都明知這間屋子還從沒有過住客。我問房租，比我想要給的還多十先令。她說這已經減價了，她們的房子比任何一家都好又便宜。這裏沒有易北河擾人的河霧，又不致太近山谷。在這樣的高度，我可以呼吸瑞士空氣，可以從最好的角度看全村；還有屬於客棧的林蔭散步場，客人如果不想走遠，可以就近散步。她一再說，「它們林蔭散步場」，一邊把兩隻髒胳膊攤開，表示它們的寬度，又一邊反覆的說，*"da'rim und dort'nin"* ①

最後，我們談妥，她答應在一個星期內，就是我暑假開始時，把一切準備好。我給她半個克朗做訂金，十分快樂的告別了她。

當我走得越來越遠的時候，不得不承認那女人的誇獎是對的。右側，你可以看到合抱在山嶺之間的一片鬱鬱蒼蒼的樹林；直向前，則是一條從市區通向如畫般鋸木廠的小徑；鋸木廠建造在

① 德文，「這邊，那邊」。

「黑鳥幽谷」的入口處，而幽谷的綠色樅樹和灰色岩石未遠即掩遮了清澈的河水。向左，易北河谷的彎曲處在日炙的採石場下豁開，映着石壁的倒影，幾葉木筏和兩隻小船順水徐行。石壁下，叢聚小農舍，有的全爲木造，有的則爲木牆草頂，而大都爲籐蔓所覆。幸虧這一帶只有兩家客棧，一個別墅，而別墅又謙和的隱藏着。村舍煙囪升起的青煙，成爲盤捲的花環，在谷上形成一層薄沙，溪水則透過這層薄沙，在銀色的柳樹與沉重的赤楊之間粼粼發光。何等田園詩的情境！何等德國式的風格！想到將可在這可愛的環境中渡假一個月，我快樂難言，不知不覺唱道——

“Guten Morgen, schöne Müllerin”①

同樣不知不覺的我站住了，以便可以深深呼吸這新鮮的、芬芳的空氣——「瑞士空氣」——像那女人說的；而當我想到「它們美妙的林蔭散步場」時，我笑出聲來，因爲從我站的地方我看不到何處有散步場，只能看到高起的田地上散佈的果樹；在斜坡近處，有兩棵樺樹，長曳的枝條使樹葉顫抖，在陽光中閃亮。

在俯瞰易北河的台地上的「朝臣」小吃了一頓之後，我招待者，却發現他在跟一個我認得的人說話，是那小學老師。他抽着裝飾着大穗子和兩枚鹿角尖的煙斗。這顯然是他以此自得的東西，而此時又沒有學生使他耻於抽煙。那菸草極香，後來他告訴我，那是真正老阿爾斯塔德；而他喝的則是蒙肯啤酒，這些都表示了他有高雅的口味與習慣。他立刻招呼我，祝賀我找到了住處

① 德文，「早安，梅麗蓮。」

他說，在整個薩克森——瑞士，再找不到更好的去處了；這裏有許多人跡罕至的勝地，我若要探訪，只需他帶路便可。接着他問我何方人士，當他聽說丹麥，便謂一八六四年也在丹麥住過；顯然他不願令人侷促，又想找一個有趣的話題，這個，他成功了，因為他駐防很久的科爾丁我十分熟悉。於是，他興奮起來，問我記不記得這農場，那房屋，這森林，那山嶺，用他的煙嘴在彩色桌布上畫着不同的地點位置。他最想知道的是那粗壯的老拉爾森是否還擁有那有石頭廐房和綠籬笆的農場，而他的兒子又是否繼承了產業——因為他跟他的兒子在弗蘭斯堡的醫院中同住過。

接着他談起他受了傷的那場戰爭。

我無法說這段談話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只是其中含有某種既吸引人又全然一派德國態度的東西。不過，儘管在我覺得似乎一切都該不能是那個樣子，這場戰爭留下的個人敵意却如此之少，也足以叫人快慰。

於是，我利用他短暫的停歇，問他此處那棟精美的小別墅屬誰所有。

「屬國王侍從房。齊德利茲。每年夏天，當他不在皮尼茲隨侍國王的時候，都在這裏。顯貴人家，却過着相當隱退的生活，不過，他捐贈了不少基金給學校。嗯，想起來了，他們有一個家庭女教師；——你會有機會親眼看到，真是個好看的女孩。跟我略有一點親戚關係——她的事我知道得倒並不多，實則她對人相當迴避，我倒希望她迎人一些。」

正在這時，江輪發出了鳴鳴聲；向老師道了再見，我便匆匆趕往坡下的橋。

2

一星期之後，早上八點鐘，我出發了。

照例，我總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才上船，等我安置好行李，開始四周眺望的時候，已到亞爾伯橋。德勒斯登顯出它典型的側影；高臨在水沼台地上方座座美麗的堡壘，在碧空映掩之下顯得明晰悅目，我們頭頂上氤氳氳氳，前方則谷影幽幽。天氣相當沁寒，因此我披上方格花呢旅行披衣。在我們航過那三座城堡之後，市區已經難以分辨了：到達洛希維茲的時候，雨開始下滴。這是說，還不是雨，只是……

「嗯，只是飄點雨絲而已，」一個肥胖的德勒斯登人在他太太詢問的表情下這樣說。

當我們在對岸的布萊斯維茲停靠時，新上船的客人立即走入客艙，女士們也從濡水的甲板消失了；隨即，男士們也一個個離開。那令人沮喪的事實終於再也無法隱瞞——大雨來囉！

我點起一根雪茄，走進吸煙室；裏面充滿了人與煙。天氣是唯一的話題。一個正在 Frisch-schoppen^① 的長髮教授獨排眾議，說，在這樣的熱天，又在一年的這個時節下起雨來，則非到九月無法轉晴。這時雨滴始終在艙頂甲板上啪嗒。而當啪嗒聲止，却開始傾倒起來。四周的陰沉使

① 德文，喝午餐前啤酒。